

本报记者 周翔宇

新颁布的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将于2月1日正式实施。凛冬时节，徐州各家公共图书馆内暖意融融、书香氤氲，处处可见读者潜心阅读的身影。上世纪30年代，徐州第一家公共图书馆——铜山县公共图书馆在快哉亭公园内成立。这座岁月长河中的文化地标，承载着彭城大地的书香记忆。

打开尘封档案，阅读城市过往。

徐州市档案馆藏有铜山县公共图书馆的相关档案资料，泛黄的纸页见证了又一代又一代徐州人对知识的向往与求索，为今人探寻城市文化根脉、追溯全民阅读的源头，留存下了珍贵的历史印记。



铜山县公共图书馆成立时的门外场景。

## 首家公共图书馆让百姓增进学识

1929年春，铜山县公共图书馆启动筹备，选址于快哉亭公园之内。

充足的藏书是公共图书馆的核心。馆内购书款来源多元，既有社会各界的捐赠，也有专项经费的定额拨付。依托这笔资金，图书馆购置了大批典籍，其中不乏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卷帙浩繁的大部头典籍。普通藏书则品类齐全，文学类占比居首，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、应用科学等门类兼备，哲学宗教类亦有收录，只是数量相对少。

同时，社会各界也纷纷捐赠藏书，云龙书院、徐州中学堂等为筹备中的图书馆赠送了《十三经注疏》《九通》《原富》等典籍。其中《原富》尤为特殊，这部经济学著作是严复译自亚当·斯密的经典著作，在后世还有个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《国富论》。

铜山县公共图书馆，对于一些捐赠重要图书的捐赠者还颁发了奖状。比如陈汉章先生捐书奖状上写有：陈汉章捐助铜山县公共图书馆四部丛刊……特授予五等奖状……奖状的照片，就留存在《铜山县公共图书馆年刊》第一期中，这期的封面文字，是徐州著名书法家张伯英题写的。

无论购置的馆藏，还是受赠的典籍，都足以看出铜山县公共图书馆当初的藏书称得上品类丰富、兼顾多方。

1930年1月，铜山县公共图书馆成立，设置编管、指导、总务三股进行管理。馆长由李运周担任，他同时兼任编管股主任。馆内设置了普通、特别、报章杂志、儿童四类阅览室，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，每日接待读者逾三百人次。为了让书香惠及更多民众，馆方还特别配置了流动书车，定期巡回穿梭于各学校、私塾、民众聚集地及商铺之间，送书上门，极大便利了百姓借阅。馆藏书总量达到两万册，成为徐州地方文化传播、百姓增进学识的重要阵地。

据《铜山县公共图书馆年刊》第一期记载：图书馆成立首年，月均读者便超2000人次，其中2月读者量最高，达3363人次。阅览品类分布上，报刊阅读占比超50%，足见彼时民众对时事的关注度颇高；儿童图书阅读占比27%，彰显出孩童浓厚的阅读兴趣。阅览领域中，语文类占比超70%，占据绝对主导；史地、美术类书籍各占5.1%和6.1%左右，拥有稳定受众；哲学类占比最低，仅1%的读者关注。

# 快哉亭里藏书香 徐州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在这里

这家图书馆也是文化宣传阵地

1931年，震惊中外的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举国抗日情绪空前高涨。铜山县公共图书馆顺应时势，大量采购抗日主题报刊及社会科学类新书，既以笔墨弘扬抗日救亡的昂扬精神，也让民众得以通过书籍洞察社会时局。这些书籍、报刊，其实有些并不容易购买，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委托上海生活书店代为采购的。

民国时期，社会时局动荡不安，图书馆也因此承载起类似古代藏书楼的核心功用。图书馆开馆之初，工作重心聚焦于社会教育的普及层面。后来，在地方贤达的倡议推动下，再加上各界民众时常来信查询各类地方史料，馆方将地方文献的征集与典藏也提上重要日程。

为此，馆方专门制定两项举措，一是系统性征集徐州历代地方文献，二是着力搜集并妥善保管地方报刊、乡贤著述及各类地方相关资料。以徐州史志为例，除铜山县志馆移交的《徐州府志》，以及丰县、沛县、萧县等县的县志外，馆内还珍藏着郑叔平所著《徐州历史》、杨世楨编纂的《铜山县乡土志》等徐州相关史籍。同时，馆方不仅征集了徐州过往

的各类报纸，还对本地大小报刊及国内重要报纸，开展订阅与汇总存档工作。此外，对于本地书法家、艺术家的墨宝，诸如张伯英、高铁岭的书法作品，馆内亦有悉心收藏。

1933年，为进一步推动读书活动，铜山县公共图书馆组织了成人读书会与儿童读书会。读书会的会员，在享有借阅的便利外，还可以撰写阅读心得，同时参与不定期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与读书交流活动。成人读书会的参与者涵盖中学学生、机关职员、商店店员及社会青年等群体，累计人数逾百人。

学术报告会曾多次举办，内容丰富多元，文兰若主讲中国历史上的御侮战争，回溯民族抗争历程；王仙舟分享社会科学研究方法，传授治学思路；黄素封介绍南洋现状与华侨创业事迹，并将其编著的《科学的南洋》推荐给会员研读。这些精彩的报告，均收获了与会者的广泛好评。

在上世纪30年代，这些内容充实的报告会，着实拓宽了徐州市民的眼界，让他们对社会时事多了几分深入的思考与关注，图书馆也成为了徐州人增进学识、了解世界的重要文化阵地。



图①②③④分别为铜山县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览室、普通阅览室、职员办公室场景及藏书室外景。

## 图书馆在战火中守护书香文脉

随着战火蔓延，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后，徐州城也危在旦夕，铜山县公共图书馆难逃战火损毁的命运已显而易见。为保全馆藏图书、文献，馆方紧急采取了一系列防护举措。

此时，因筹备重建藏书楼与阅览室，原有藏书室、馆长室、馆员室等两排房屋已拆除了。馆方就在图书馆内选址修筑防空地下室，在顶板覆以铁板，外层堆积厚土，建设得十分结实，以抵御敌机轰炸。

工作人员检索馆藏珍本古籍，如《四部丛刊》《二十四史》《九通》及各类地方志书，悉数移送教堂内存放；对于一些能够刻录文字的书版，则转运至北乡郑集中心民校妥善保存。另有部分文献难以转运，为防日军占领徐州后焚毁这批资料，馆方将所有抗日主题书籍及报纸合订本，尽数装入十余口大砂缸，以木板、水泥密封缸口，深埋于报刊阅览室

地下，地面仍铺回原有石板，以此做好隐蔽伪装。

1938年5月19日，徐州沦陷。铜山县公共图书馆被日伪政府接管，在民生凋敝、百姓朝不保夕的沦陷岁月里，各类阅读活动较少。

徐州解放后，图书馆当年窖藏的报纸与抗日书籍，由市文教局组织发掘。可惜的是，尘封过久，这批文献已被积水浸泡，粘连成块，最终尽数损毁。最可惜的是，其中有徐州早年出版的全部地方报纸，此番损失难以弥补，令人扼腕。

百年风云流转，铜山县公共图书馆的兴衰过往，早已镌刻进徐州的文化脉络里。它曾弥漫一城书香，也曾在烽火中守护文脉，那些遗憾与坚守，皆是城市的珍贵记忆。如今，全民阅读的热潮奔涌不息，这份书香传承，也必将在彭城大地赓续绵长。

参考：《徐州文史资料》《铜山县公共图书馆年刊》

老林说档案

徐州市档案馆 徐州报业传媒集团 联合主办